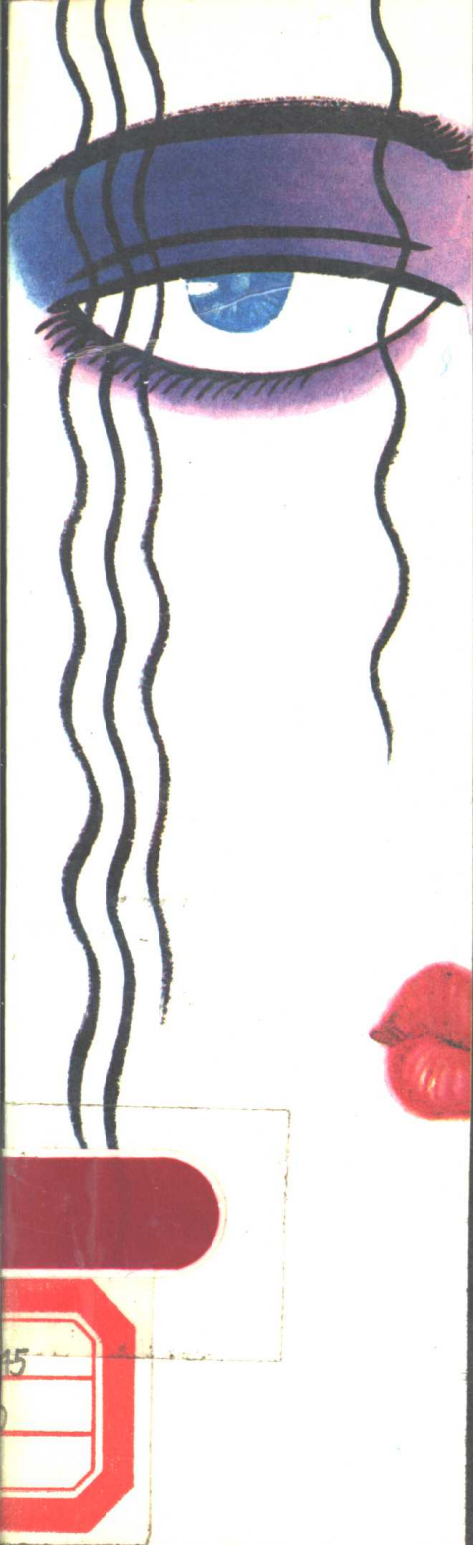




〔苏联〕

符拉基米尔·库宁

刘宪平 译

外汇女郎

外 汇 女 郎
WAIHUI NÜLANG

[苏]符拉基米尔·库宁 著

刘宪平 译

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
(北京市北三环中路六号)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北京印刷厂印刷

787×960毫米 32开本 5.75 印张 107000字

1989年8月第1版 1989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4,300

ISBN 7-200-00821-4/I·148

定价:2.30元

内 容 简 介

《外汇女郎》描绘的是被禁止的苏联社会中的卖淫现象。作者以纪实手法，描写了当护士的列宁格勒姑娘丹娘为了赚取外汇而出卖肉体。在卖淫过程中，她结识了瑞典工程师爱德华·拉尔松，两人相爱结婚，后侨居斯德哥尔摩郊区。但由于丹娘在国内有过一段不光彩的“夜蝴蝶”生涯而在瑞典继续被人歧视、欺凌，因而痛苦万分，思乡心切。她在一次回国探亲途中因车祸而丧生。

作者描写女主人公卖淫生活的同时，又写她作为护士关心病人和作为女儿孝顺母亲的另一面。因而这是一个立体、复杂的形象。

小说还揭露了苏联国旅饭店服务员、守门人、倒爷、司机、警察等人榨取、搜刮妓女外汇的丑恶嘴脸。

作品揭示了苏联社会生活中的阴暗面和卖淫的根源，发人深省。

(根据1988年莫斯科青年近卫军出版社出版的《ИНТЕР ДЕВОЧКА》译出)

序

依·科恩

符拉基米尔·库宁的中篇小说《外汇女郎》，涉及了那个在过去被绝对禁止、而现在已经时髦了的题材。

关于妓女，特别是“外汇妓女”的问题，现在，报纸上有文章评论，电视台有节目讨论，并且摄制了纪录影片。这引起了某些人在道德审美方面的抗议。“我们有必要了解这一切吗？”他们质问道。“把妓女的甜蜜生活和不寻常的收入公诸于众，只能毒害青少年，引起某些人对妓女的羡慕之情。”我要立刻告诉你们，在库宁的中篇小说里，好色的人找不到一点他们感兴趣的东西。早在妓女问题公开之前，作者就把赚外汇的卖淫现象作为社会问题加以关注。他长期地、深思熟虑地研究了作品中描写的环境。主动向作者提供咨询和协助的，不仅有民警局的工作人员，还有那些书中的“女主人公。”她们相信，作者不是要简单地谴责她们的行为，而是力图理解产生这种行为的动机和根源，于是便向

他倾诉了自己生活中许许多多的详情细节。那是旁观者乃至嫖客们，不论有多大愿望，也是无法得知的。

符·库宁的中篇小说对于我这个社会学家来说，首先是一部社会心理学研究作品。作者生动、准确地描绘出“国际姑娘”、嫖客和环绕在她们周围的“倒爷”、出租汽车司机、国旅饭店守门人、工作人员以及民警们的行为举止、生活方式和道德面貌。作者虽持批评态度，但没有说教味道。

对女主人公和其他人物进行心理动机和行为分析的第二章，同样是吸引读者的，虽然不是在所有方面都具有同等价值。我自己就很难相信科泽尔在瞬间的转变。小说结尾女主人公凄惨的结局，看起来是搭救了作者，使他免于回答那些本来必须要回答的更加尖锐的问题。

小说的社会价值是什么？作者没有提供取缔卖淫——这一自古就存在于地球上的职业——的方法。他明确指出，任何反对卖淫的法律手段，只能起到局部的效果。同时，把卖淫现象归结于妓女本人的特殊性格和文化程度低下，也是非常幼稚的判断。小说的主要价值在于，作者彻底剥去了那种生活方式的漂亮外衣，揭示了社会承担的损失和人们心灵经受的痛苦，指出了对那个生活圈子的任何一种方式的接近都是危险的（年轻的里雅莉卡的形象最具有说服力）。其余的都属于读者如何理解的问题。俗话说，对智者一言足矣……

目 录

序.....依·科恩 (i)

第一章..... (1)

第二章..... (101)

附录 在冒险集团里

列昂尼德·扎加爾斯基 (163)

第 一 章

夏天。白夜刚刚过去一半。我想我还来得及穿好衣服，梳妆打扮妥当，再悄悄溜出饭店，拦一辆出租汽车，回到家里，去睡上两个小时，然后在八点前赶到医院上班。

时间有富裕。我站在敞开的窗前，只穿着三角短裤和便鞋，不慌不忙地系着乳罩。我知道自己裸体的时候特别漂亮迷人，相信他这会正贪婪地盯着我看呢。如果说，在晚上男人们能够引起我心中某种骚动的话，那么到了早晨，一切都变得那么微不足道，渺小得叫人说不出口。我这种满不在乎的姿态是习惯养成的。

从饭店十楼向前望去，我看见一条拖轮拉着满载黄沙的驳船在涅瓦河上徐行。当拖轮驶进朝着天空高高开启的铸铁大桥^①桥身下，突突突的发动机声响几乎消失的时候，从驳船上传来一首老电影插曲的旋律。哪个电影呢？鬼才晓得……

^①涅瓦河上的著名桥梁之一。每天深夜2点至清晨5点为轮船进出港时间，大桥一律开启。

“我爱你，丹娘”他在我背后说。

他俄语说得不错。为此，他在自己的公司里还拿到了附加工资。

“我也爱你，”我头也不回地说。他干扰了我欣赏从驶过的驳船上传来的那首电影插曲。

“我想和你结婚。”他郑重其事地说。

嗨，真是活见鬼了！难道一切真的到此为止了？！

我猛地冲他转过身去。他仍然躺在饭店那种不太宽大的床上，一对近视眼不自然地眯成一条缝。

“真是谢天谢地！”我甚至笑出了声音。“你到底说出了心里话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

我挨着他坐在床上，用手抚摸着他的面颊。

“我们将要结婚了，这是真的？”

我发现，和他，特别是和会讲俄语的外国人谈话，我总是使用简单的语言。这是不由自主的，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的。也许，我是在下意识地努力减轻他们与我打交道的难度。

“你真的愿意和我结婚？”

“真的，”他把头枕在我的膝盖上，柔软稀疏的头发中夹杂着白丝。“我已经和爸爸妈妈说过了。”

这可是正经八北的事了。

“你的话当真？”

“当真。”

“我们两人一起去你那边？”

“如果你愿意的话。”

这还用问！我在这儿呆着有啥意思？他们这帮老外一点也不理解我们，即使那些聪明的老外也不例外。

我弯下身去吻了吻他的面颊，同时闻到一股从他嘴里呼出的臭气，于是站起身来小心翼翼地说：

“现在一切都随你便了，”然后走进浴室。

我穿上进口的连衣裙——这是花五百卢布从基苏里亚手里买来的，涂好口红，然后把化妆盒塞进手提包。这时，我又看见了那把沾满肥皂沫的剃须刷子，在我们交往的这一个月里，我每次来都看见它。不过以前我一直认为这是他自己的事。可是今天……我认真地把它洗净擦干，放在镜子前的支架上。说不定，就从这把剃须刷子开始，我的生活中将出现崭新的一页……

走出浴室，我透过玻璃窗向涅瓦河望去，拉沙子的驳船已经不见了，只是在它经过的航道上还扩散着阵阵水波。

“这是五百克朗，”他伸手递过钱来，目光从眼镜框的上端看着我。“和以前一样。如果你想要美元，拿到的就要少。最近，美元汇率下跌了。这对你来说是没有什赚头的。”

要，还是不要？现在，这五百克朗对我来说已经无所谓了，有比它更重要的。于是我说：

“把钱收起来吧。知道该怎么叫你了吗？‘免费受用者’。”

看得出来，他一点也没听出我的意思。

“我们这里，夫妻……干这种事是不要钱的，”说这话的时候，我不由自主地有一种骄傲感，这是对我们这个民族的家庭生活方式的一种自豪。“要钱是不道德的。”

“是这样的。妻子永远比金钱可贵，”他说着，就把钱塞进了钱包。

甭管怎么说，这帮外国人非常精明，很会算计，不像我们的年轻人。不过我还是不知道，自己对此究竟是喜欢还是不喜欢。

“要不然，给你一点小礼物？”他在“小白桦”给我买过一些东西。

我看了看表，觉得再不走就要担风险了。如果碰上警察，准会从我身上搜出点什么。等他们搞清楚我不是他们要找的那种人，上班就要迟到了。

“最好你把礼物亲自给我送去，好不好？”

“好的，”他同意了。“关于我们俩的事，一定要告诉你妈妈。”

我听了他不怎么通顺的俄语，不禁笑起来：

“一定，ciao! ①”我吻了吻他的鼻子，急忙走向门口。“让我快走吧，老天爷！”

眼下，“国旅饭店”已经不设楼层值班员了，其它方面也 and 国外饭店一样。其实，在电梯门口安排一个上了年纪的房间清洁员，恐怕不会有人干涉的。

瞧，桌子那边坐着我们亲爱的朋友安娜·马特

①意大利语：再见。



维耶夫娜。她都五十岁了，看上去气色还很好，浑身上下的衣服都装饰了金丝银丝，头上还顶了个漂亮的小帽。

“早上好，安娜·马特维耶夫娜！”

“丹尼契卡！”她像我亲娘那样招呼我。

我要过电梯，塞给安娜十个卢布，另加一包法国软糖。她受宠若惊地说：

“瞧，丹妮什卡，老是这样客气。好吧，就算我什么也不知道……”

这时，电梯来了。我急忙钻了进去。

就在我对着镜子，想像着自己作为他的夫人出现在“那边”的情景时，安娜·马特维耶夫娜拿起了电话筒（这母狗，真他妈损！）……

所以，当我来到一楼时，已经有人在恭候了。我心灰意懒，厌恶地吐了口唾沫：

“呸，怎么他妈的总不走运，热尼亚？”我说。

热尼亚穿着高领绒衣和皮外套，站在那里打着哈欠。他一直是少尉，前不久才提升到中尉，可怜虫。

“热尼亚，高抬贵手吧！”

“瞧你说的，扎依采娃！走吧，走吧！缺了我们就闲得慌……”

走就走，反正也没地方躲。

“是不是安娜·马特维耶夫娜告的密？”

“我没认错人吧？”热尼亚不痛快地说。“你是经验丰富的行家里手，有什么可问的！”

我们在饭店走廊穿行。软和的沙发，打磨得锃亮的木器，还有到处都摆着的烟灰缸。抽烟，抽烟，我才不呢！我需要另外一个世界。

整个饭店似乎还在沉睡。实际上它比白天还紧张：我们的“工会”^①在活动，买卖破烂的人在游逛，警察们则提高了警惕……

“我准备结婚了，热尼亚。”

“恭喜你，”热尼亚推开门，把我让到前面：

“请进，扎依采娃。”

令人生厌的长条桌子，磨旧的沙发，去掉靠背的椅子，难看的保险柜……每当我迈进这间破败房屋的门坎，就觉得它像是从某个警察分局里整个地挪出来，搬迁到这里来的，并且人为地把它安插在这所豪华的、按照最新技术设计建造的“国旅饭店”中心地段。出入这所房屋，对我来说好比是两个世界的交替变更。

“你们好啊！”我对在场的所有人说。

“‘工会’的精华差不多都到了，”托里亚冲我一笑。“请随便坐吧，塔吉雅娜·尼古拉耶夫娜。”

托里亚是驻饭店的民警分队的队长，从外表看没有一点民警大尉的样子：佩着小领带的普通西服和大学生的制服一个样，就是鼻梁上的那副眼镜不是大学生的经济条件所能允许的。那可是最时髦、最流行的款式！

房间正中央，两张长条桌子像街垒似的摆成

^①指自发的妓女小组。

“T”形。靠墙的一侧有七把椅子，那是被拘留者的位置。

坐在前边的是娜塔什卡·什科尔尼采，一个讨厌的、不知羞耻的丫头。她还不满十七岁，干这种事从八年级就开始了，现在读十年级。模样那么难看，也不知男人们看中她什么了？为了五百臭哄哄的芬兰马克，她情愿投入任何一个芬兰酒鬼的怀抱……

嗨，接下去是各国精粹大检阅，时装店都得开张了！“沃克”，“布尔达”，“尼凯尔曼”，“科维尔列”，“佳尔杰恩”，“帕凯恩”，“尼娜·里契伊”^①……

每件衣服都值五百到一千卢布，皮鞋六七百卢布。化妆品是“马科斯·法克多尔”牌，“莎涅里”牌，“克里斯第安”牌……这些娜塔莎·什科尔尼采可配不上。我说的是我们的“工会”姐妹——国际姑娘、挣外汇的妓女……

我们的芭蕾舞艺术也名列世界前茅。

这位叫季娜·缅列伊卡，绰号普尔热瓦列斯克马。她可是独一无二的，人人都想要。她会讲芬兰语、意大利语，还自编了一本瑞典语-俄语口语词典，自然是我们这个行当的专用语。很多新手都从她那里借这本词典抄，一次付二十五戈比，真不贵。她这个人就是沾不得酒，一喝就糟糕。她这会儿还醉醺醺的呢……

那位是我的挚友西玛·古里维尔，原来是排球

^①英，法，德，意等国的时装公司名称。

运动健将。她像一头没有下过崽的母牛，脾气很倔。所有的嫖客无一例外地要付一百美元，少一点她也不干。要是再化一化妆，男人的眼睛就会粘在她身上。她绝顶聪明，所以赚了不少钱。

“尼恩卡·基苏里亚，衣着特别讲究，总是穿最时髦的衣裳。上午在游泳池，下午去网球场，吃饭都和那些有钱有势的人在一起。傍晚开始干活。英国人、德国人、芬兰人……她的工作具有列宁格勒特色。我非常尊敬基苏里亚，正是她们那帮人把我和古里维尔领进了这个生活圈子……”

坐在桌子另一侧的是警察，今天来了三个人，都穿着便服。这些人精明得很，只有证件上的标准像才是穿警服照的。他们的年纪和我们相差无几，二十四至三十岁之间，都受过高等教育，有列宁格勒大学毕业的，也有理工学院或体育学院毕业的。当警察的学什么的都有，这自有其道理。因为月薪一下子就可以拿到二百二十卢布，再加上军衔补贴。那可不是助理工程师或中小学教师的一百四十卢布！托里亚是大尉，他的月工资有二百九十卢布。虽然不是特别高，但也不少了。他们几个人都有孩子，有的甚至有两个……

“请坐，塔吉雅娜。我们继续中断了的游戏，”托里亚把手里的纸几乎贴到了眼镜片上。“刚才念到哪儿了？噢，在这儿……‘我保证今后去上学，读完十年级，取得毕业证书……’”

“性成熟证书，”季娜·缅列伊卡喝得太多了，还在耍酒疯呢。

“季娜伊塔·瓦西里耶夫娜，别影响我们，”托里亚严厉地说，继续念道：“‘此外，我以共青团员的名义保证，今后再也不去国旅饭店，妓女的事决不再干了。’娜塔莉雅，这是谁在一星期前写的？”

“是我呗。”什科尔尼采毫不脸红，若无其事地看着天花板。

“这是第几次了？你的检讨书我们都攒着呢。”

娜塔什卡没有作声，往嘴里塞了一块胶姆糖，嚼了起来。母牛！脸皮比坦克还厚！这时，有两个穿制服的警察往屋里探了探头，是这里的片儿警。

“您好，大尉同志。我们来了。”

“你们好！”托里亚答道。“先在客厅里坐一会儿。叶甫根尼·阿列克谢耶维奇，给这个早熟的孩子办一下手续。我们先来看看，她到底对什么感兴趣……”

他打开娜塔什卡的身份证，只见一张照片滑落出来，那是一个皮肤黝黑的小伙子。

“这人是谁？”

“我的柬埔寨朋友，”什科尔尼采嚼着胶姆糖，神情活跃起来。“他是和平运动战士，背面有他的签名。”

“你在他房间里也搞和平运动了？”

“是啊。”

往常，警察盘问我们中间某个人时，大家都不作声、不表态——我们被桌子隔开了，可这会儿却觉得挺开心的。她真是个十足的傻瓜蛋！

托里亚翻了翻娜塔莎的东西，打开“罗特曼萨”牌香烟盒，把香烟倒出来，于是发现了夹在烟盒和锡纸之间的一张一百芬兰马克的钞票。嗨，简直蠢到家啦！谁往那儿藏啊？！真笨！

“以前，你身上的钱不会超过五十马克，今天却是一百，”托里亚有些惊讶。

“世上这年头什么不涨价啊！”娜塔莎把嘴里的胶姆糖吹成一个气泡。

“乳臭未干的贱货，”季娜恶狠狠地说。

“季娜伊塔·瓦西里耶夫娜！”托尼亚的目光又从眼镜框上面射向季娜，然后问什科尔尼采，“那些柬埔寨人是什么时候开始付给你芬兰马克的？”

“马克是我捡的。”

“都这么走运就好啦！在哪儿捡的？”

“电梯里。”

“并且当我们抓到你时，你正好在找我们，为的是把这一百马克投入国家预算，是不是？”

“本来就是这样。”

我们和警察都笑了起来。热尼亚说道：

“《少先队真理报》应该刊登一篇报道，标题为《诚实小姑娘的行为》，文章是这样写的：

“‘九年级乙班女同学……’”

“没错，就得这么写，”季娜插嘴道。

“……向国家上交了她捡到的一百马克……”

“在柬埔寨和平运动战士的裤裆里捡到的……”

季娜又说。